

滁 阳 景 深

## 琅琊古道循旧石

□作者:源水

趁春光,应几位外地的年轻诗人同进琅琊山寻幽探秘。他们可以将《醉翁亭记》背得滚瓜烂熟,可是进得山来,却显得茫然。我是“老司机”了,从入山的“野芳园”说起,沿途循溪水而上,满溪皆是杂色落叶,在水涡里旋流而下,过“薛老桥”悠悠思古,睹“让泉”吐玉漱珠,盘桓拾级进“醉翁亭”。

诗人们乍见这座四面“漏风”的亭子,对这个位列全国四大名亭之首的醉翁亭现出疑惑神情。我就从欧阳修治学为官的业绩,和他的那篇流芳百世的《醉翁亭记》说起,再讲述建亭的由来。当年琅琊寺的智仙大和尚,见欧阳修经常进山入寺谈佛论诗,来回一路劳顿,就在琅琊溪畔,让泉边建起这座亭子,供太守歇脚品茗,爱茶香酒醇的太守遂名之为“醉翁亭”。以后的朝代又沿溪盖起许多亭、阁、宅、堂,遍植梅竹松等,最终形成蔚为大观的古建筑群。

琅琊古道引领着游人脚步大幅度向纵深处探去,穿过著名的“峰回路转”,掠过碧水盈盈的深秀湖,来到了已有近一千三百年建庙史的琅琊寺。新建的寺门巍峨高耸,我带领着大家走旁侧的老路古道。在原先窄小的寺庙门前,是一块偌大平坦的空旷地。仰望排空而上南天门的台阶,我有点喘粗气了。就招呼众诗友,你们继续上吧,我歇着等你们下来。

这工夫,我脑子里过一过这琅琊山古道旧石更久远的事儿。

信步琅琊访醉翁,携手一别九百冬。不沿旧石辟蹊径,直上天门添一峰。

这是我三十岁左右时写的诗。那时来爬琅琊山,有的是脚力,看南天门就像打量一座低矮的大土丘,自然不想走那现成的轻松的登山台阶。出了琅琊寺,我瞅准山道边护林员踩出的一条小路,朝上攀爬。小路常年没几回有脚印踏过,又有经年的枯叶杂草覆盖,隐约着不知通向何处。我干脆不管不顾,盯着正上方,手脚并用,踏着湿滑的石块,抓紧凸出的石尖,或抱住腰身粗的树干,抓紧手腕的藤蔓,展臂收腹猫腰腾身,终于沿着这老路的登山,登上南天门山顶。放眼瞭望东南方,据说早年晴好天气,可隐约见到天际边白丝线般的长江。还记得一位前辈作家撰文,在20世纪80年代,数次见到神秘的“海市蜃楼”出没于南天门,引起媒体争相报道,这是另外的话题。

古道上所循旧石,乃真正老石阶。南天门所在山体前身称之摩陀岭,其名称起源早于东晋时期,那条原始的谷壑应该就是早期铺筑成的简易石头小路,供人从

北麓登上南天门。南天门往西南,广袤的低矮山林绵延不绝,散落着大小村庄,出产的农副产品会流向旧滁城的农贸市场,再经由转徙销售到百多里外的建康城(南京)。南天门虽然高峻难行,但却是通往滁州的捷径。西南过来的农人,手提扁挑(手推车不行)的物产,翻越南天门,一路东北方向下行十多里,以商品的身份进入交易环节。这么一个来回折腾,怕是要一整天的披星戴月。还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,琅琊山还不具有旅游规划的雏形时,常见一些赶集模样的农民匆忙来去,一问得知是山那边的村民进滁城来做小买卖的,翻越的正是南天门。虽说古人擅“芒鞋竹杖轻胜马”,但手提扁挑毕竟不是空身游玩,要有实在的途径可行,高低斜面处要搭石落脚,况且难免风摧雨雪,更得稳定脚根。

可以想见,从西南角翻山越岭的一路,肯定有简易的石头铺路。今天的新扩景区的南端,后山入口处矗立一巨石,上书“千年花山古道”,就是当年自花山施集翻越南天门进入滁城的明证。这条约五华里的山路,直通南天门。有的路段,明显可见人工垒建的成阶梯状的石块,年代久矣!

再言从琅琊寺至南天门这一段,最早亦应有石头铺于泥径和陡坡之上,不过是就地取材,粗糙简单罢了。东晋琅琊王司马睿避难于滁州并以封号命名此山,应该就有对琅琊山进行了初步改造,铺筑真正适合安全登山的路。唐大历六年琅琊山建庙开寺始,更是着手大规模打造,琅琊古道和南天门的台阶,正是自那时逐渐形成。以后年月,也会因山洪台风肆虐等大自然的影响,山道台阶有不断的修补。但是在20世纪末前后,我进山尤其是登南天门,那数百个台阶仍是旧石模样。敦实的青石条,修整铺垫的十分整齐,厚度正应合膝盖的弯曲和迈步踏踏,石面映散幽光,雨后甚至光可鉴人;青石边沿,因受上下山鞋底道的摩擦,已呈微微的弧面。它与古代官道青石板路上深深的车辙,还有曾遍布城乡的水井石槛上拽擦出的印痕,一样的具有年代感,甚至能感触到厚实的包裹,这一切都在向游人们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

我没能随着年轻诗友们循着新铺的台阶登顶南天门,然而,我却能感受到他们站在琅琊阁俯瞰群峰、俯瞰日新月异的滁州城时的欢畅心情。老话说的不去新的不来,作为一城一地的文化印记,不弃旧不偏新,旧与新应该相得益彰,互衬辉煌。今日琅琊山,千百斯年的旧石仍广布于景区古道,游人依旧能感受到这片土壤丰厚的历史信息。新的时代,新的风采,呼唤着更多的诗人徜徉于琅琊古道!

滁 水 观 澜

## 一纸契约与一片热土

□作者:谢正义

我曾去过安徽凤阳的小岗村。这个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村庄,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分外宁静。空气里,仿佛仍弥漫着土地与历史交织的厚重气息。

小岗村的名字,早已铭刻在时代的记忆中。村中的大包干纪念馆,在绿树掩映间肃穆矗立。步入馆内,柔和的光线下,一份泛黄的契约静静躺在展柜里。那是1978年一个严冬的深夜,十八位农民围坐在昏暗的油灯下,用粗糙的手掌蘸着印泥,在契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。契约上赫然写着:“如不成,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,大家社员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。”

纸页上的墨迹与指印,仿佛昨日才按下,依然熠熠生辉。严宏昌、严俊昌、关友江……这些朴实的名字,如同从贫瘠土壤中顽强探出的根须。在老人们的讲述里,小岗村曾是远近闻名的“讨饭村”,年年青黄不接时,村民只能扶老携幼外出乞讨。那一个个鲜红的手印,正是绝境中求生的呐喊,是在自己土地上挺直腰杆的决绝誓言。

步出纪念馆,眼前景象豁然开朗。白墙黛瓦的小楼错落有致,宽阔的村道旁绿树成荫,池塘如镜,映照晴朗的天空。凉亭里老人悠闲谈天,广场上孩童追逐嬉戏,欢声笑语在阳光下流淌——这正是当年那份契约上朴素愿望结出的丰硕果实。

在村子的深处,几间低矮的茅草屋依然静立在崭新的楼房旁。土墙斑驳,刻满了岁月的风霜。它们曾是当年十八户村民的栖身之所,承载过无尽的饥寒与困苦。如今,它们成了最深刻的历史见证,

无言地诉说着过往的艰辛,也无声地映照着今日的富足与生机。

当年那份生死契约,如同一粒倔强的种子落入大地,最终长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参天巨树。小岗村“大包干”的破冰之举,撬动了沉睡的土地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燎原,重塑了中国乡村的肌理。这方寸之地,成为了一个伟大时代变革的策源地。

沿着村道前行,远处田野里,麦浪滚滚;近处纪念馆前,参观者络绎不绝,讲解声与交谈声交织成一片热切的回响。这当下的声浪,仿佛与几十年前那个深夜农民们的低语、指印按在纸上的细微声响,在心底奇妙地交融共鸣。

暮色渐浓,回望小岗村。晚霞为村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红,家家户户的灯火次第点亮,如繁星洒落人间。这片土地,曾经饱含泪水与叹息,如今终于兑现了当年那份以性命相托的庄严承诺。

土地铭记着所有的誓言,回报着小岗村人真诚的汗水与破釜沉舟的勇气。契约上凝固的血色手印,如同唤醒亿万农民对土地虔诚信仰的种子——只有当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,他们才会倾注全部的心血去耕耘。

岁月流转,契约所承诺的生机从未停歇。纸上的指印在时光长河中延展,深深融入了农民掌心的纹路,化作了中国乡村日益舒展的筋骨与奔涌的血脉。

希望一旦在土地上扎根,便注定会长成一片不可阻挡的森林。小岗村,正带着历史的温度,步履坚定地走向更加蓬勃的未来。

## 货郎担下走出的全国劳模

——我所认识的许明霞

□作者:徐茵



▲许明霞

起了泡,家里人心疼得要命。”这些还不要紧,滁州原先走乡串户的货郎都是四五十岁的男同志,许明霞是第一个挑货郎担的女子,而且当时还很年轻,才20多岁,亲朋好友的质疑、议论一时间向她涌来,说她好好的干部不当,办公室不坐,去挑什么货郎担。有的人甚至怀疑她是不是犯了错误,走出了机关。幸亏她的爱人高章泉,他鼓励支持许明霞,父母也帮着带孩子做家务,在亲人的帮助下,许明霞的货郎担慢慢地挑得很像样了。

有一年发大水,许明霞所在的西方寺收购站靠近清流河。为了保护国家财产,许明霞吃住在这店里20多天,家中10个月大的孩子生了病也顾不上,一直坚持到洪水退了才回家。洪水过后,又忙救灾,又要把农民需要的货物送下乡,她只好把孩子送到外婆家寄养。“每个星期接回来一次,买点吃的,看着他吃完了再送回去。每次送回去的时候,把孩子一放掉就就走,再抱一会儿就舍不得丢了。”

1958年,当时的县供销社与商业局合并。许明霞调到位于鲜鱼巷口的百货门市部工作。她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上,用点点滴滴的善意温暖着每一位顾客。一个大雨天,有位农民赤脚赶了几十里山路来买胶鞋,不知脚码,又怕弄脏新鞋不敢试穿,只想粗略买完匆匆带走。许明霞见状,立刻端来一盆水,让农民洗净双脚试穿,直到合脚才让他离开。这样的小事,她做了无数件,从不觉得是特殊付出,只当是理所应当。在《安徽财贸战线上的红旗》一书中还记着“挑选十四次成交的一笔生意”:“一次,有位来安姓刘的顾客向她买脸盆,他选了白的挑蓝的,挑了蓝的又捡花的,从柜台上架,一直拿到样品橱柜。来回换了14次,旁边的顾客都大有不厌其烦之感,而许明霞却一面接待其他顾客,一面耐心地帮助他挑选。最后,这位顾客选中了一个脸盆,满意而去。”

许明霞成为全国劳模之后,也有人不服气,想试试她,就找一些她不认识的人,有意用10元钱买1根针或一盒火柴,连续买很多次,让她找一大堆零钱,看她烦不烦,然后再随意地指着货架上的百货,挑挑拣拣很长时间一件不买,折腾她,看她生不生气,发不发起火。结果,许明霞有问必答,有货必拿,忙忙后,在货架上拿来拿去,够不着的就站在板凳上去拿,脸上始终挂着微笑。结果,大家都赞上了。

凭借着一心为民的奉献,许明霞获得了至高荣誉,更迎来了三上京城的难忘经历。

1958年,许明霞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。2005年拜访她的时候,她告诉我:“第一次去北京是1958年11月,出席‘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’。那时,人民大会堂还没盖好,开大会的会场是在西郊的首都工人体育馆。我的座位在东台10排25号。当时,全国各地的青年积极分子都会聚到北京,风华正茂、意气风发。我的心里激动得不得了。第一次到北京,第一次住宾馆,显得土里土气,闹了不少笑话。白天,马路上车水马龙,过马路不敢走,和几个女同志手拉手一起过,还吓出一身冷汗。晚上,没洗过淋浴,水龙头不会开,浇了一身冷水。”

1959年,许明霞成为全国劳模。1959年10月1日,新中国成立10周年,她作为全国劳动模范的代表,收到了国庆观礼请柬。捧着请柬的那一刻,她百感交集,从未想过自己一个普通货郎,能得到这般殊荣。在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,她参加了1959年9月28日下午举行的庆祝大会,又在10月1日上午登上天安门观礼台,看着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,那份震撼与自豪,使她一生难忘。

同年11月,许明霞第三次赴京,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,还收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宴会请柬,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参加国宴,参观首都新建成的十大建筑,走进中南海看戏。三次京城之行,是国家和人民对她的认可,更让她坚定了为民服务的初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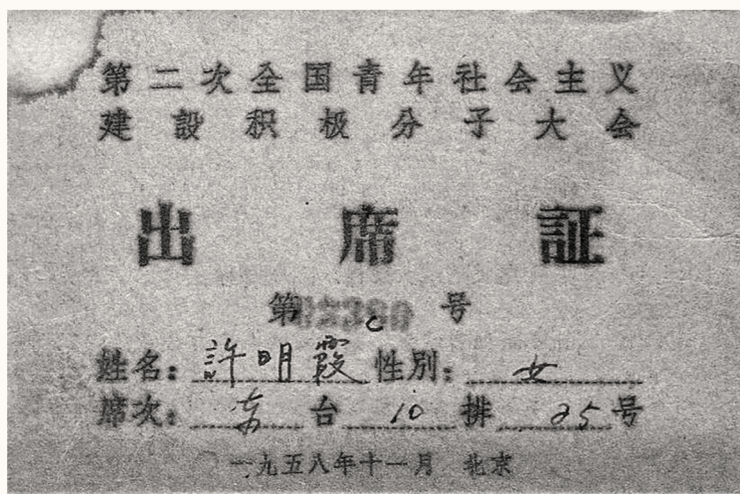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许明霞调任其他岗位,1987年退休。她总说,比起一同奋斗的老同志,自己的生活已经很好,国家总工会和各级组织也一直惦记着她,儿孙孝顺,晚年生活宁静幸福。

2024年,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编著了《中国女劳模》一书,书中说:“巾帼劳模的劳动,让《安徽》全省广大妇女凭借自己出色的表现,获得了尊重,得到了认可。许明霞就是其中的生动一例,她凭借三尺扁担担出美丽人生,赢得社会尊敬,她的事迹被编排成话剧《女货郎》在华东地区六省一市文艺会演中演出,并被《皖东文史》以《三上京城的女货郎》为题进行报道,充分体现了安徽省女性地位的提升,体现了思想解放、政治进步。”

这位平凡的“女货郎”,用一生践行着奉献的初心,不计名利,一心为公。而她也成为安徽省妇女巾帼建功的典范。她的故事,印证着那一代人的艰苦奋斗,也体现着“爱岗敬业、争创一流、艰苦奋斗、勇于创新、淡泊名利、甘于奉献”的劳模精神,值得学习和传承下去。



▲许明霞的代表证。



▲许明霞的出席证。

20世纪50年代,著名歌唱家郭颂一曲《新货郎》风靡全国,多年来,每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,就会想起滁州的一位知名的全国劳动模范——“女货郎”许明霞。

2024年4月6日,可敬的许妈妈离开了我们,享年95岁。

与许妈妈结缘,是2005年,滁州市政协文史委决定在《皖东文史》开设一个介绍劳模的专栏,分给琅琊区政协的就是著名劳动模范许明霞。2005年,秋高气爽的时节,拜访中,我见到了时年77岁的许明霞,她依然保持着匀称、清瘦的身材,和蔼、慈祥的目光里,依稀透露着昔日的风采。谈起她以“女货郎”的身份三上京城往事,老人的眼里泛出幸福的泪花,她一再地说:“组织上给予我的荣誉太多了,我真的没做什么呀!那个时代,国家百废待兴,高积累、低消费,我们的工资都很低,并且与销售额不挂钩,我们那一代人靠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,有的同志比我做得更好。”

后来,我写成《三上京城的女货郎——全国劳动模范许明霞访谈录》,发表在报纸上。如今,虽已过去了20多年,她当年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谨以此文,纪念可敬的许妈妈。

1929年,许明霞出生在滁城四牌楼东巷。小时候在晓明小学(1951年改为解放小学),蚌埠简易师范读书。1951年许明霞参加了革命工作,在当时的滁县县政府财政科担任收发审计,工作安稳又体面。1954年,党组织号召干部下基层,加强供销社的工作。她毅然放弃稳定的机关岗位,主动投身供销社系统,成了一名基层营业员,先后在东大街批发部、西方寺收购站等单位工作。在那个年代,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党叫干啥就干啥,国家的需要就是方向,从没想过计较个人得失,更不觉得岗位有高低贵贱之分。

那时国家百废待兴,物资匮乏,农村没有商店,基层商业服务连着百姓的衣食住行。许明霞就送货下乡,成为滁州第一个女货郎。她走村串户,“农民需要什么就供应什么,农民卖什么就收购什么”,打破行业界限,满足农民需求。她每天都会到滁县的三官、城郊、琅琊、滁东等乡村去。还帮助农民写信,有的农民孩子小,生活困难,她就把自己孩子的衣服送给他们,成了农民的知心朋友。

许明霞从小生活在城里,从来没有挑过担子。“第一天货挑下来,肩膀又红又肿,脚也

